禮記箋

曾子問第七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愚按攝主家宰也有故乃以上卿耳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愚按不踊以未反位故也盡一哀反位

逆朝奠反朝夕哭位○方氏苞曰逆朝奠則知告必以朝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愚按太宰爲攝主也今從諸臣之位執事者子見卿子爲主矣●無爲攝主也故變文曰太宰而已奉子以衰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是也○方氏苞曰前日太宰太宗後曰宰宗人省文也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愚按殯前北面者疏云殯以東爲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是也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

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疏云降謂降自西階也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奠出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告上也○疏云禰父殯宮之主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懸按禮皆同前故略也惟易三日爲三月者疏云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方氏苞曰前徧告于五祀山川于當作及此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及當作于蓋互譌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冕

而出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日出祖釋軷祭酒脯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既告不敢久留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愚按牲讀如字天子出歸格祖禰用特諸侯當略同疏云諸侯禮不應用牲似泥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爲事故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愚按殯讀如字辭於殯謂告於父殯宮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

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方氏苞曰外喪謂喪家在國外也舊說大門內外誤矣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方氏苞曰大夫而有未冠者亦謂內諸侯世有采地者耳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方氏苞曰古者期之親即異宮必同都宮故可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愚按以已古通用已太也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則朋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陳注云反之反取大功以上也疏云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方氏苞曰奠不取於視者不使執事以聞其哀上下所同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行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方氏苞曰緦不祭雖見於經然例不可通行如鄭宋諸大族緦功之喪無時無之宗廟之祭必曠絕矣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

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愚按嗣後嗣也昏姻家世世爲兄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愚按壻免喪而取之禮之正也弗取而后嫁之禮之變也女亦然○方氏苞曰女不嫁以待壻壻免喪而別娶已非人情壻不娶以待女女免喪而別嫁尤害義傷教此注家之誤也其禮與辭乃爲有吉日而設不得嗣爲兄弟者謂不得繼嗣前所擇日而成婚禮也女氏許諾許以改期也免喪而請請其日也壻弗取餘喪未忘不忍速受室也而后嫁之強而後可即嫁於免喪之壻也若既納幣而未請期則無此禮與辭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

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愚按親迎女在塗已有夫婦之義故遂改服奔喪其女之父母死女亦反改服奔喪而服期與已嫁者同期暫反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不聞喪卽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

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愚按取女有吉日有爲夫婦之漸也故以其服服之夫死女以斬衰弔亦葬而除之爲未成夫婦也○方氏苞曰女宜斬衰而不弔期而後除泣而無聲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尊卑也神雖多愉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方氏苞曰注未明宜辯者何事唐宋諸儒皆謂哀公爲

主既拜賓季孫不宜更拜誤矣古者國君雖有親弔士大夫之禮然不過始至升階而哭既斂當心而焉奠設要節而踊未聞有拜禮也衛侯之弔卽固辭不獲命有司宜陳君臨臣喪之禮有哭踊而無拜俾公與衛侯立於堂上而季孫拜於階下也哀公下同季氏之孤天澤易位云云○愚按喪之有拜義爲賓設非施於死者也且據禮而言臣子一例喪服小記云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雖緦必稽顙說者謂重服先稽顙後拜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雖緦必稽顙者尊大夫也尊者爲卑稽顙猶不得辭況拜乎拜以爲賓爲長子稽顙則爲大臣拜賓義奚不可也禮主賓敵體衛君君也康子臣也臣爲主而拜賓置爵君於何地小記云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不易之論也又引君弔其臣無拜禮以此正爵公之失亦非也君弔已國之臣無拜者主無得降禮於臣也君待異國之君必拜者主無敢失禮於賓也爵公之舉蓋未爲失方氏之論似未爲得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陸德明曰老聃即老子也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也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齊召南日按南史儒林傳梁武帝敕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此經及鄭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宜依禮刊除以正前代之惑梁武帝謂禮言慈母有三

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言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慈混爲訓釋按司馬筠直據此經甚確但慈母實有不同衆武所論亦從來說經者之所未斷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因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

公也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愚按魏志劉劭傳云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劭引此記而云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荀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裴松之注引晉建元中朝議駁之曰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

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誤故不承廢朝禮也云云遂卻元會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按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鎩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

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旣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愚按漢桓帝時太子卒亦罷郊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云接捷也○愚按接恐當如足日也接之接言侯救火與日食畢而更接連其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旣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侯吉也○方氏苞曰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外此皆不親也乃於始殯之後躬親五祀頗其類矣注疏自護其說乃云天地社稷去殯處遠故越紼五祀去殯近暫

任則違不爲越紼不權以義之重輕而校其地之遠近何其蔽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方氏苞曰緦不祭觀此條義乃明蓋必同宮然後廢祭也知

然者以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服夫人期天王七月皆廢祭則外喪齊衰謂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不同宮者可知以同宮爲斷則祭之廢者寡矣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舊說室中之事獻尸祝佐食也賓長獻佐食畢卽止無致爵以下事疏云此小功緦兼內外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殷盛也大也殷祭謂二祥之祭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憂○謂庶子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思按非弗能勿除言孝子非不能終身不除喪但禮不許耳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云既葬而歸則不待君虞祭也其君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愚按君五日殯臣三日殯故得先歸殯若君臣同日殯則不得去君所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妻

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愚按此恐汎言內子之君所之節耳未必關君殯與有舅姑之喪否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相誄非禮也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此謂在己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毁宗也柩毁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

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

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方氏苞曰注不言以某妃配非也五者皆攝主自損抑之義非所以施於神也事死如事生以主祭者不在而屏先妣不得受祭何義乎舊說以攝主卽庶子爲大夫者更非也按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蓋凡以國政出子皆攝祭無子則兄弟或兄弟之子此記攝主正公羊傳所云蓋暫攝也暫攝則薦徹既不可使主婦又不可使攝主之妻故使有司代之而不必夫婦相比以供祀事所謂不配也

且記特以攝主別之正恐與上義相蒙耳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不歸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畱之共燕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方氏苞曰卹攝主告賓之辭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愚按其壇不知在何所下文云祭於家則壇應在寢庭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

〇愚按卽有廟庶人無爵亦不合就其廟祭也〇方氏曰宗子旣以罪去而其身又死卽其子亦當毀廟而祭於寢如死於官則廟可存得用其牲禮於子祭於孫止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〇愚按厭祭當無尸此問凡祭似厭無尸亦可不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祭成喪

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陸德明曰祔本或作附○愚按祔附竝讀如字益也先陰厭後陽厭是附益其祭也殤乃不然故疑而問之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愚按倫謂同輩者也與殤爲兄弟所以避爲後之嫌也殤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得云爲後而云代之者也其殤有長中下及無服則鄭注喪服記大功衰小功衰者是矣○方氏苞曰無庶子則代宗子者對宗子言則代者無問適庶皆稱庶子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祭

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

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愚按以北向而言道右道東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爲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近姦寇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爲無日而慝作豫止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以人之

父可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
○方氏苞曰疏當作疏蓋邊近之義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按雜記注云公所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周圾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用輿機或爲餘機今墓遠則其葬

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盡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從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爲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愚按注以豈絕句不可絕何陳注合爲一句史佚行之失指以爲許也逆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棺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愚按士弁大夫冕禮也尸在廟門外自當服其本服非關君祖存爲大夫士者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下車尸必式小俛禮之必有前驅爲辟道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愚按經文止稱夏殷不及周注亦不言疏云周人卒哭而致事補經傳所未及也○又按注則卒哭上當脫周人二字觀疏文可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

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疏云伯禽爲母喪也○愚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說文作粜誓今書作費誓古今字耳又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之征淮夷作費誓據此二文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故知爲母喪無疑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恆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復也及莫又至亦如之莫夕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謂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

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方氏苞曰父母有疾當時己之飢飽而飯每減焉或偶擬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爲準是僞也設旬月不入勺飲子亦如之可乎○愚按方氏苞刪自文王有疾至九十三而終止以爲劉歆所增竄未知然否旬有二日乃閒閒猶瘳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閒後容臥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愚按作記者追稱之辭耳謂文王受命稱王此先儒之妄說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

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年天氣也齒人壽之徵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術二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愚按此據周公以身代兄因謂文王以齡與子鑿空造語此記人之妄說釋文云齡本或作聆說文無齡字徐鉉曰禮記夢帝與我九齡疑通用鼎武王初聞九齡之語不達其義乃云西方有九國若當時有此齡字則武王豈不達也蓋後人所加

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成王幼不能涖阼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案方氏苞刪不能涖阼及踐阼而治及文王之爲世子也句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爲成王不逃事武王非爲其不能踐阼也且公於伯禽何待踐阼而後法可抗其爲歆所增竄無疑

周公相踐阼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愚按既云周公相則非攝王位也鄭蓋誤信明堂位之謬說

抗世子法於伯禽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王之為世子也題上事○日知錄二十卷云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二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章○方氏苞曰此句非衍也蓋歎於世子之謂也下綴周公踐阼故於此節綴此句於一獻無介語可也下綴教世子以示三語乃記禮者各標名目使人擬古記所傳或有同異蓋故亂其緒以揜飾其所附竄耳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陸德明曰

學戶孝反敎也○愚按篇中皆可意求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愚按萬舞舞之總名東序大學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敎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人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敎國子舞羽吹籥○方氏苞曰周官樂師下大夫四人記所謂大樂正也上士八人卽所謂小樂正也注疏以大樂正爲大司樂似未安

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敎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方氏苞曰南謂二南也敎世子及國子而首以南籥之樂何義哉或謂象箾南籥又謂南亦雅樂名蓋以春誦夏弦已包二南不知正始之風尤切於修身齊家故始學者於四詩中又時習之也

春

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愚按詔禮與書不目其人取其善者無專職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愚按數謂多寡劑量三者無篇數也大司

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方氏苞曰注以大司成爲地官之師氏似未安大司成即大司樂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牆卻就後席相辟列事未盡不問猶尊者之語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爲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〇愚按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此說是孔疏非之何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〇陳注云合謂合樂也

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〇陳注云國有凶喪之故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〇愚按虞庠在國之西郊故曰郊學必取賢斂才

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愚按此謂造士所升之餘人不及格者故復設三科以節取其長非進士之比也曲藝皆誓之曲藝爲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爲後復論說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愚按三者謂德事言也雖曲藝必於三者有其一乃後爲善乃進其等進於衆學者以其序又以其藝爲次謂之郊人遠之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愚按方氏苞云及當作夫盡以次第取爵於其長官不得遂於君也義恐未安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興當爲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

以器成

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瞽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方氏苞曰東序卽所立學中之東廂蓋釋奠於堂上而禮賓於東廂非與虞庠相對之夏學也使先有東序則虞庠之立不可云始若虞庠與東序並立又不應虞庠不禮賓東序不釋菜以此知注家之誤也顯命東序西序特牲饋食設庶羞於西序皆謂廟

敎世子亦廟上事

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說懌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

道也（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為之行其禮）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為說其義）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愚按質疑曰疑相助曰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按方氏范則自記曰以下至此止）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

也○陳注云君子曰德此德指世子之德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按方氏並全删此一段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愚按先習卑辱之事然後明於尊上之理乃能順事恕施也

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按方氏苞刪成王幼以下至此止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

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教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周公踐阼亦題上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敎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愚按子愛疑如子諒之子韓詩外傳子諒作慈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

屬也宗族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方氏苞曰官謂有職司者爵謂無職司而有爵命者無職司而有爵命亦或授以事無爵者序立而已並宗廟之中與外朝異雖無爵者得與而事則不及焉故特文以著之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遺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方氏苞曰注以特牲嗣舉奠禮爲獻受爵之序非也舉奠主人之嗣子也此記所謂上嗣公族也所謂獻卽長兄弟之加爵也所謂受爵卽受尸酢爵也獻受爵惟長兄弟一人餕則與者稍多然皆以上嗣而餘子不得與焉餕者有常數故不能偏也○憑按三者皆登堂爲之故以其登目下事先言餕重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疏云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鄭不言者略耳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恆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公若有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

室守大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

祥則告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族之相為也宜弔

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至于賵賻承含

皆有正焉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

磬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

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公族無宮刑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

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
在小辟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公曰宥之有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有司
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又復也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
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
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
無及也罪既正不可有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
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
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
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族事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愚按體一體也嫌親疏異視之下文體百姓同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官各有能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

言兄弟五相備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鄉方言知所鄉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術法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愚按先師先聖先老皆天子親祭之而有司贊之注未安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卒事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愚按卒謂終奠徹之事有司職也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己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方氏苞曰東序卽太學東廂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

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愚按蔡邕云更當爲叟三
老三人五更五人非鄭義也以東漢事證之鄭說是
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
畢而樂闋○方氏苞曰遂發咏焉退爲句盡適饌省
醴樂聲既發則天子遂退樂記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冕而總干正與此篇義相發明執醬示欲親饋執爵
示欲親酳總干示欲親舞指用以爲禮而不親執其事
此篇天適饌則不親饋省醴則不親酌發咏而退則不
親舞蓋養老於東序而天子位在太學中堂樂聲甫作
卽退反其位也使天子親饋獻則老更當拜親舞則老
更俯立而待非所以安養之也反謂獻羣
燕時坐大爲獻主義亦如此登歌清廟老畢皆升
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方
氏苞曰天子將退時老更必辭位致敬既退然後各反
其位
也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

育之致禮之大者也旣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思按清廟之歌德音也德即父子君臣長幼是也故言說其道以合其致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騐於邑是也○方氏苞曰幷及幼者周官

養耆老孤子事每相連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愚按記字未詳疏云記序亦未安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旣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

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說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久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復常所服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言之○愚按志當為志於學之志〕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公猶共也禪位授聖

不家之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匱乏也男有分分猶職也女有歸皆得良奧之家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向辭讓之故也故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同猶和也平也

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俗狹嗇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考成也刑猶則也○愚按治國以禮爲本六君子謹禮而行著義以下五事示民爲常法）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爲殃（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陳注云在勢位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以爲殃民之主共廢黜之）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而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〇陸德明曰殽法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民知禮則易教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欲知禮終始所成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是故之杞杞夏后氏之後也而

不足徵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朱子論語注云徵證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殷人之後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熊氏曰殷易以坤爲首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觀於二書之意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招之於天○陳注云臯者引聲之言然後飯腥而苴孰

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遺奠有火利也苴或為俎○舊說生腥古通用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地藏謂葬故死者北首首陰也生者南鄉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之時也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孰治萬物范金鑄作器用○陳注云范字當從竹韻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合土瓦瓴甓及甒大○愚按大秦同樽名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榭器之所藏也以炮裹燒之也以燔加於火上以亨煑之鑊也以炙貫之火上以為醴酪

烝釀之也酪酢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

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皆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按注無莫無本作无无奇字無字也正義云上通元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也正本元字作无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按注疏今本无誤作無此依段若膺據北宋本訂正之

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

食於人道爲善也　此禮之大成也　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愚按言非禮者魯諸侯也臚於郊祀自亂周公之制法孔子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爲此也注以口傷食角等爲非禮恐誤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愚按言二國於禮得郊是也守天子之事故也反譏魯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按方氏也斷此二句屬下節亦通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

將言令不然○陳注云假亦當作嘏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愚按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不令人見也如秦祕祝移過於下之類幽隱闇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愚按大夫冕弁皆公家爲之周禮弁師可見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

僻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愚按大夫祭不用樂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方氏苞曰此畿內大夫有勳勞賜世邑如周召分子見於春秋者金滕王與大夫盡弁與此篇所舉皆該公卿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

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以禮籍入諸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愚按方氏苞以此五祀為五行之帝蓋以祀門行戶竈無命之可降也恐非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竝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方氏慤曰物必有則其所存也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處其所存也是禮之所以序也玩與易大傳玩辭玩占之義略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於民治凡利於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聖人玩其所樂民之治之實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明猶尊也○愚按君自昭明德是人所觀法以爲明也非特覺察以明人也○

陳注讀明爲則今未敢從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愚按則讀如字君者所明故百姓法則於君以自治其身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衞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方氏苞曰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己之宗廟則必族有亂人爲君所討事之變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愚按無慮古人語未詳疏云即慮無也又按無慮古人語今人言模量即無慮聲之轉耳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愚按七情單舉欲惡者欲惡總七情之要其餘五者相生相變也美惡皆在其心美惡即謂七情之中失也禮所以節七情明十義故舍禮無以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愚按天地之德健順是也人之精爽為魂魄魄陰魂陽是謂陰陽鬼神也五臟五性本乎五行是其秀氣所凝也德以性言交會兼性與氣言秀氣以氣兼性言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是統論四句疏以天地陰陽屬氣鬼神五行屬性非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

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
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
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
數也○李光地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愚按垂陽
象竅陰象也播宣布也四時調和月生如期即日行循軌可知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
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
還相爲質也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
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
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

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愚按竭終盡也鄭訓負載則當爲揭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愚按人居天地中閒而秀靈故曰心人一身具五行之事端緒也此言兼氣性之驗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

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捋治也禮之位實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疏云自天地為本以下凡十句總覆說前事也禮義為耒耨可耕治人情○愚按注以鬼神為山川恐非既云覆說前文則前云鬼神之會不得謂專指山川也竊謂鬼神以為徒即前所謂竝於鬼神也聖人政治與鬼神合吉凶即是與鬼神為徒侶也徒猶黨也五行為質與四時為柄不同柄所操也操時以作事質謂幹也依五行之理以立幹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物天地所養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情以陰陽通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事以四時成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事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月以為量故功有藝

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愚按藝能也按十二月之分限課事則各效其能方氏苞以藝爲貪欲無藝之藝藝限極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山川守職不移○愚按聖人作事鬼神協從故可守而勿失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事下究復由上始也○愚按復反復其道也五行終則復始道可常行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奧猶主也田無主則荒○愚按奧深處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莠稂害嘉穀故人以爲奧區而墾治之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

故人情不失唸之言閃也猶狨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䶂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愚按䶂所以決人情之疑不失言得事理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患下不信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愚按達嚴上之禮故曰定天位達報恩之禮故曰列地利○陳注王中心爲句心字屬下讀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陳注云不言山川與作法則包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疏云極大曰大未分曰其官於天也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方氏包曰天以健順之理降於人而

爲命人秉之爲性是即其受於天之職分故曰官於天朱軾曰通節皆言太極陰陽之理至下節始言先王本此爲禮以教人

夫禮必本於天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動而之地後法地也列而之事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後法四時。方氏苞曰因革損益必隨時以通其變協於分藝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愚按注合於月之分以下疑後人竄入者不然何自注自疏其居人也曰養養當作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按養王肅讀如字家語亦同蓋以下云禮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其說非也今從鄭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昬喪祭射御朝聘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强者也不則偃罷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竇孔穴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醇耳○愚按言君子小人皆不能去禮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愚按人道先禮田事首耕耕有疆界禮亦有分限也）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愚按義合時措種別土宜）講學以耨

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愚按聚收斂也仁聚眾善猶穀登眾實禮義講學皆本於仁則凡事立平其誠而德疑焉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愚按樂者樂也和順於道德猶安適於飽飫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刺○方氏包曰義虛懸而無所麗著於事物而禮生焉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藝猶才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也有義則人服之○愚按藝功能也以事言仁惠愛也以心言二者皆得義以自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有仁則人仰之也○愚按仁為眾善之本百順之原天之尊爵故得之而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為禮不本於義猶

耕而弗種也無由生也。愚按注闕二字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功不見也○愚按前文至播樂以安而止此又益以達順者樂安則修己之功達順則安百姓贊天地之極致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爲居。愚按以厚德載物故曰爲車和樂以行之故曰爲御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愚按下四句即承上三句言深而通承細行不失句言深微有不通是細行有闕失也茂而有閒承大積不苑句言茂密而無閒是大積有鬱滯也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承竝行不繆句言連與動即竝行不及不害即不繆也此皆汎言人事故以事字總起之方氏苞牽引禮事訓釋恐非。苑讀于粉反積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方氏苞曰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情不至於驕盈當其變可以合危自固以分義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

之災民無凶饑妖孼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陸德明曰孼又作蠥妖又作祅祅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愚按器車謂自然成器也文選上林賦注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象輿蓋亦自然有形象也宋書禮志五云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為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漢因秦舊亦為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揉張揖及禮志之言器車與馬圖為偶不得如鄭君所言矣山車素木樸材不假雕治殷人制以為路取其攻堅故孔子

舍周從殷者也椒本或作𤁤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實猶誠也盡也